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

大學士陳廷敬撰

賦

午壁亭賦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漱石瀨潤入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

近沁水而愛午辟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

緬關河以騁望蹇淹留夫遠行異向平之遐尚同宗炳之幽情渺山川以延佇披酈生之水經惟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沁流兮清淺午辟兮洄瀠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飛仙之税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驪唱嶺上兮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

兮嫋嫋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晷怡惝怳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故壘兮弃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彷彿其未失羨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關之角立古今何嵺廓兮只尺其如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澮嗟予心之要眇兮儵若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閒雲聊逍遥而

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歳之已逺尚桑榆之可論

著卦賦

何余心之堙鬱兮孰昭昭與為徒矚九州而係羈兮寄余懐於圖書披皇古之典墳兮度修名之焉如謇吾重昬杳不知其所之兮就靈蓍而問諸先聖詔我以法象兮前喆輔我以箋疏循大傳之遺文兮佩紫陽之撣守策五十而去一兮用四十而有九虚其一以示數不得用兮儼造化之樞紐不用而用以神兮非數而數乃可

久此所謂無極而太極兮宮峙焉具詭與偶四十九策兮分之兩手象天者左兮象地者右是生兩儀兮孰先孰後取一於右兮挂左小指之間分天數之奇兮將動直而靜專夫人並天地而為三兮胡獨謂予身以藐然先置右策兮以右手四四揲左焉又置左策兮以左揲右四四如前象四時之行兮生百物而無言揲奇而不足復揲兮斯用之所由神如歷家之布歲兮有殘日與零辰以之置閏兮五行正而四氣均何以歸之兮於扐

以相從左奇者扐第三四指右奇者扐第二三指之中兩扐象閏兮數以法通易之為道兮參伍而錯綜前後閏兮相間三十有二月再閏在五歲之中兮於法無敢越掛為一兮揲左為二歸左奇於扐為三兮揲右為四歸右奇於扐兮為五者近是掛一一歲兮揲左二歲左扐三而一歸奇兮三歲則一閏置歷四及五而再扐兮五歲再閏斯乃備自掛至扐兮為一變之大義合再扐之餘蓍再分再掛再揲兮為二變之所由持傳言掛而

不言他兮掛以象人為天地基無人則無天地兮故鄭重乎其言之分掛揲扐為四營兮四營為一變視其掛扐之策兮奇偶以見奇則五與四兮偶則九與八三變皆奇合十三策兮則書□於扎過揲則三十六策兮是為老陽之質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兮則⚋焉是書是為少陰兮過揲則三十二策而無餘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兮過揲必二十八策是為少陽兮惟⚊以畫三偶合二十五策兮是為老陰過揲必二十四策兮畫✕以尋

凡此陰陽老少兮重拆單交所繇以陳是三變之大指兮惟變所適斯成初爻兮內卦之韵六變而為二兮中爻斯著與四同功兮柔中而多譽九變而為三兮下卦之終與五同功而異位兮剛勝柔危而多凶如是每變而成爻兮由三曁五底於上十有八變而內外卦成兮乃觀其卦變之所向六爻不變兮占本卦之彖辭內卦貞而外卦悔兮貞風悔山之類可知一爻變兮惟變爻之致思二爻變兮本卦二變爻辭之是推主上爻兮庶

來者之可追三爻變兮觀本卦之卦之彖辭具載本卦並前十卦為貞兮之卦並後十卦為悔通計三爻之變兮為卦二十變在前十卦兮兩卦彖辭並觀而本卦是急變在後十卦兮兩彖辭觀之自之卦以入貞悔各有所重兮視其變之所及四爻變兮占之卦二不變爻主下爻兮不變者重其操五爻變兮占之卦不變之一六爻變兮乾坤占二用斯利斯吉餘占之卦彖辭兮筮事於以畢余既準此明軌兮亦直為此詁訓也索藑茆以

筳篿兮有時端策而問也曰大人之吉兮有言不信何汶汶也仰蒼天以為憑兮披丹霞以寫心沉九淵其猶未悔兮偎便非予所能任迷不知往徑兮敢遵道而改路歲冉冉其去我兮迫日月之遲暮靈氛告余以吉兮吾獨長有此困也陋穆姜之溺於隨兮美雲臺之所為遯也心紆軫而儃佪兮吾慨想夫皇羲舒侘傺於斯文兮玩占觀變夫奚疑

河圖洛書賦

天垂象於神物兮遡胚胎於鴻濛有物渾成兮不物而物物天圓其中天無言而假以物兮將以原始而要終仰觀俯察睠彼中區于河于洛龍圖龜書垂兩象於中天兮揭萬古於須臾囊括乎乾坤之未闢兮燀赫乎日月之齊驅麗九霄而耀五緯兮羅八極而環四輿歷紀所不能詰其度數兮方圓所不能盡其規模若乃崑崙出墟熊耳導源津梁箕斗溝澮伊瀍君宗四瀆控引三川迢迢兮金波之照銀漢泱泱兮藻玉之蘊珠淵於其

時也水伯兆祥宓妃襲祉有開必先亦復其始千年清而榮光浮九日温而青雲駛龍馬負圖以授昊兮神龜背書以畀姒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位如此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書之文若彼也伏羲因之而八卦以重大禹叙之而九疇是以若夫周文演羑公旦繼軌爰逮武王訪於箕子展矣尼山歸與闕里繫易而殫八索九丘之文删書而備二帝三王之史罔不泝

河洛蓍龜是啓蓋圖書相為經緯兮卦疇相為表裏五十有五而盡天地之宜四十有五而該事物之理而皆數列外而森然五居中而不改既溥博而無方必淵涵而有宰此大易之所由以太極為尊尚書之所由以皇極為美也巍巍蕩蕩兮穆穆皇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同處其位而凝然者如衆星之拱北以五奇數統四耦數各居其所而歸然者象午日之當陽自天一至地十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為之體自一五行至九

五福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其若藏故夫中之為道也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升恒鬼神之所以變化風霆之所以震驚山嶽之所以屹立江河之所以流行莫不由斯以為之大本得則昌而否則傾而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為萬物之靈者乎然終不可得而强名名之曰中雖易與書有不能盡而仍歸之圖書之畫以盡天地萬物之情

伏羲先天策數本河圖中五解

卦始於畫畫始於數數何自始乎始於河圖而中五者河圖之數所由以始也葢中五者太極也陰陽合而未分而已具陰陽之數矣何也陽數三陰數兩三兩五也而中五具焉故數雖有五而合於一所謂太極也聖人有以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數具於此矣故由一分二益取數之三者而分之

為陽取數之兩者而分之為陰以凡陽之數皆三故合三數而畫之為⚊以凡陰之數皆兩故合兩數而畫之為⚋是凡⚊皆三數凡⚋皆兩數也既有三數之⚊兩數之⚋是為一陰一陽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是五數分三兩也由是二分為四三兩之上各加三兩陽之上生一陽為⚌而謂之太陽生一陰為⚍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為⚎而謂之少陽生一陰為⚏而謂之太陰是為兩儀生四象也是五倍而十也就倍五而

言之故為十細分之則太陽為⚌而含六少陰為⚍而含五少陽為⚎而含五太陰為⚏而含四共得二十數焉則是⚌皆含六⚍皆含四矣四象既立由是四分為八太陽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少陰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少陽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太陰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生焉是為四象生八卦也是十倍而二十也就倍十而言之故為二十細分之則乾為☰而含九兌為

☱而含八離為☲而含八震為☳而含七巽為☴而含八坎為☵而含七艮為☶而含七坤為☷而含六共得六十數焉則是☰皆含九☷皆含六也是為老陽老陰之數也體卦既立乃生用卦由是陽一變而用九凡⚊皆含九數陰一變而用六凡⚋皆含六數是以於八卦之上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八而得數七十有二為⚋者八而得數四十有八為四畫者共十有六而為數共百有二十矣由是陽再變而十八凡⚊皆含十八數

陰再變而十二凡⚋皆含十二數是以於為四畫者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十六而得數二百八十有八為⚋者十六而得數一百九十有二為五畫者共三十有二而為數共四百八十矣由是陽三變而三十六凡⚊皆含三十六數陰三變而二十四凡⚋皆含二十四數是以於為五畫者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三十有二而得數一千二百五十有二為⚋者三十有二而得數七百六十有八矣為六畫者共六十有

四而為數共一千九百二十矣盖至是而六十四卦成矣卦之爻凡三百八十有四陽爻用四九三十六策凡百九十二陽爻通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用四六二十四策凡百九十二陰爻通計四千六百八策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以當萬物之數者謂此也而要皆本於三兩之數以為之本故曰卦始於畫畫始於數而數始於河圖之中五也

錫土姓說

古無無土無姓之人禹貢言錫土姓惟五服諸侯之事而不及凡有土有姓者非略之也舉其大而小者可知也故凡有土有姓其源流失得之故有可考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是三代無無土之人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税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夫税畝猶未逺於什一之法而左氏譏之曰非禮丘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至於田賦則實為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其大逺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

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其多者得粥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兹起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以田之多少為賦斂之厚薄及其後也乃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必備其繆戾滋甚焉始皇三十一年始令民自實田以定賦蓋取大半之賦竭天下之民力以逞其欲二世承之海內叛亡當是時也天下無復有有土之民矣夫民之無土其始由於厚斂民既無土而國亦隨之傳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自古以來未有聚斂而不亡者也然至於秦有無土之人無無姓之人左傳曰因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史記註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呂祖謙曰姓者所以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易惟天子乃得特賜姓如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

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謚配字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别子為祖也由諸説考之别姓則為氏合氏則為族則是氏與族為一姓與氏為二矣故羽父為無駭庶子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為一也風俗通曰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生也以國曹魯

宋衛也以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叔仲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然凡賜氏族者子孫為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之類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者是也夫無駭生不得賜氏又況生而自以為氏者乎若是乎氏族之重其君不賜而子孫自以其祖父為氏為族者皆僭也亂也然氏亦謂之姓如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故

舜後姓嬀為氏曰陳令之以陳為姓者不聞其別為氏則姓氏為一也葢其初若將以別之而其後乃復為一一之以百世不易之姓而不一之以數世一變之氏也傳有之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所以統繫焉使不相別也故先王之所尤重者姓焉而已矣夫惟天子乃得賜姓諸侯則否諸侯賜氏則凡不得賜而自以為氏謂為僭且亂者所以防天下之自別其子孫之所出者而因以自昧其始生之祖也

姓顧不重矣哉鄭夾漈氏族略謂凡言姓氏皆本左傳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二曰以邑三曰以鄉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諡十八曰以爵氏十九曰以國係二十曰以族係二十一曰以名氏二十二曰以國爵

二十三曰以邑係二十四曰以官名二十五曰以邑謚二十六曰以謚氏二十七曰以爵謚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所援据最詳而亦不分孰為姓孰為氏要之猶未遠乎姓氏為一之義也至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姒嬀姞妘㛿姶㚣嫪之類夫先王以姓為重令曰男子稱氏婦人

稱姓則是反以氏為重而以姓為輕其亦不明乎禹貢之義者也禹貢言錫土姓使天下無無土之人亦無無姓之人也其時所錫者雖止及於五服之諸侯而諸侯之土田人民諸侯實自經理之雖不得賜之以姓而或者推天子之意賜氏焉以别其人苟非然者是使高山大川雖已奠之而畎澮之水任其橫流而不治也其尚可以為國乎吾故以為古者無無土無姓之人而推言由秦以來乃有無土之人至於其凡所以得姓之故尤

致意焉使世之讀禹貢者不因文以害義以見先王之治天下使無土者有土無姓者有姓其為萬世生民計者至深遠也

河圖中五生數解

河圖中五即無極而太極也而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其外五十數悉從中生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也盖中五虛而不用焉惟虛也故能生天地之數惟不用故能成天下之大用焉先儒論河圖以生數為主謂

中之所以為五者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今中五之外第二層所謂一者即其下一點也所謂二者即其上一點也所謂三者即其左一點也所謂四者即其右一點也然無所謂五者何也蓋五之數仍寄於中五之中是則尤有所謂虛而不用者存於其中其中五之中一點乎此其所以生天地之數而成天下之大用也尤可以

見無極而太極之理矣其第三層所謂六者一合五而成六所謂七者二合五而成七所謂八者三合五而成八所謂九者四合五而成九而北南東西之位列焉要之不離乎中五之所生者葢天地之生數至五而極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不必於五十之數既具之後然後知之而即此中五之中已渾然皆備矣至於所謂十者不惟五遇五而成之自中五所生之一二三四而十數已定至乎此而遂以成五十有五之數而為陰陽

五行天地萬物之理所莫能外也故曰中五者即無極而太極也

伏羲先天卦爻解

伏羲八卦次序圖所列乾兑離震巽坎艮坤則六十四卦之下八卦也先儒謂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此其説之至明者也至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所謂六十四卦者先儒謂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嘗試於八卦之上分為十六十六之上

分為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分為六十四如今易圖之所列者卦則是矣然即陽奇陰偶之數以求合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則昧然莫得其所以合者焉此蓋可以論卦而不可以論策故策之數所由生終莫有能明之者也既不明策數所由生則聖人所以畫卦爻之理亦無因以見矣是以雖得夫加一倍之說而有毫釐千里之差也吾嘗於外卦求之而曠乎有得焉陽之一變而用九也陰之一變而用六也陽之數至此而含九而

為下卦之乾陰之數至此而含六而為下卦之坤即以此老陽老陰之數推而加之於外卦而能事畢矣今試於所謂六畫卦之四畫者凡陽之畫皆準九數凡陰之畫皆準六數於所謂六畫卦之五畫者凡陽之畫倍老陽之九數而為十八凡陰之畫倍老陰之六數而為十二於所謂六畫卦之六畫者凡陽之畫倍十八數而為三十六凡陰之畫倍十二數而為二十四積而計之則二篇之策適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後歎伏羲之卦

爻準乎天地不易之數此其所以神也先天之祕邵子知之而不明言其故其言曰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嗚呼邵子可謂知之者矣

孔氏穎達經傳辨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之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經傳皆自為一家所謂上下經者直卦爻之辭而已孔子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謂之十翼經之傳也孔穎達曰夫子所作象辭

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謂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嵩山晁氏言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謂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至王弼始分爻之象辭各附各爻之下而遂大亂之也朱子言孔氏謂夫子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是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晁氏又序劉牧石守道之說劉牧云小象獨乾

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云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六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葢劉石之謬不足道也又嘗獨怪孔氏解經號專家既不知有十二篇之易而顧以其臆說謂象辭在六爻之後者其眡劉石所見豈有異邪

十翼說

古之為傳訓者皆別為書三傳之文不與經連石經書公羊傳無經文藝文志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而夫

子之十翼其初别行未與上下經参列也故吕氏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融為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就經為注蓋猶是詁訓之體爾未便如今之經傳並列大書特書者也晁氏以為始變於費直既大亂於王弼不知費王以彖象文言錯互入經時猶是詁訓之體歟抑遂如今之與正經並列而書焉者歟孔子嘗曰述而不作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夫子天縱至聖不敢居作者之名惟曰學焉而已詩云以引以翼是則十翼者以為羽翼之云爾豈遂自以為經乎如揚雄之太元王通之續經皆輒自命為經而靦顏蒙恥不以為怪妄此朱子所謂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者也得罪於聖人矣

午亭文編卷二十二

大學士陳廷敬撰

襍著

胡氏安國夏時冠周月辨

胡氏傳曰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

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愚按胡氏引左氏王周正月之說而論之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是明以周正月之說為是謂冬十一月為周正月矣而又曰前乎周者書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則是前乎周者未嘗改月至周始改其歲首之月為正月也夫殷不改月而周始改月考之經傳未有明文胡氏之意亦殆不謂然也其意若以謂建子為歲首耳未便以為正月也故下文曰冬十有一月是

也然明引左氏王周正月之文矣而又斷以為冬十有一月者不知胡氏之意進退何所據乎又曰後乎周者時不易胡氏之意非遂謂漢不易時而周獨易時也其意不過謂周不易時取漢以為證耳故下文曰建子非春亦明矣是胡氏不主改時之說也其又曰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云者是胡氏亦知周果改十一月為正月矣特未便以為春是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仍為夏正之冬也孔子作春秋取春之一字加於周正月之上

耳是胡氏之意也故下文又曰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於是而胡氏之誤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周之月建子之月也建子非春胡氏自言之矣使周果不改時而孔子作春秋以建子非春之月強取春之一字加於其上此乃天時所不受稍知詩書識道理者將逆折其萌而不敢以為而牧兒芸叟婦人女子之所聞而怪笑者也曾謂孔子而為之乎行夏之時乎有是言矣假

使周而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儼然冬也冬則正夏之時也夏之時曰冬孔子書之曰春是周本行夏之時而孔子乃變夏之時矣行夏之時者果當若是乎假使孔子之於春秋果寓行夏時之意而周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必將直書之曰冬使後之人猶得有所考而正焉曰周之不改時如此也以子月為正月如此也其不若夏寅月之為正月如此也此所謂非行夏之時也後之人由此考正而行夏之時焉豈不亦甚明白矣乎

而顧冬而書春曰吾欲行夏之時寧有是理乎又其論曰以夏時冠月埀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不敢自專假使孔子果以夏時冠月則亦何難以夏正紀事時可自專月獨不可自專乎夫春夏秋冬之時自正至十二之月以為可改則皆可改以為不可改則皆不可改也今改夏之冬為春曰將以埀法後世不改周之子月為十一月曰吾無其位不敢自專無其位而改冬為春冬必不可為春也不可為春者而悍然命之為春無

其位者又敢自專如此乎且使後之人何所取法乎而謂以此垂法後世者其果何法之垂也書云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以歲月日之大小別王及卿士師尹之尊卑也今謂夫子改時不改月是敢於其大而不敢於其小也聖人豈有是乎至其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夫正者正月朔者月朔也如胡氏說則正月亦夫子所改矣吾不知胡氏所謂正朔者果何所指也聖人之言語文章皆其光明正大之心其語顔子

則正告以為邦之事其作春秋則直書以魯史之文魯史之文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亦何至如後儒支離剥劄之見巧為新意於其間哉或有如胡氏之見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魯史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曰春王正月夫人皆能之何必孔子乎何以為天子之事乎余應之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天子有命德討罪之權春秋有褒善貶惡之旨顯其事使善惡昭然徵其文故褒貶具在是所謂天子之事也是所謂春秋也事蹟之昭昭

者尚不得而飾其詞以變易是非況年時月日之一定者哉若於年時月日巧為新意於其間以誣聖人其得罪聖人大矣吾不可以無辨

春秋始隱公論

粤自西周板蕩王轍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矣春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周家之一大變局也春秋托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傅良曰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奉其弟軌宋

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碏晉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親上也鄭莊公為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為卿士而有志於叛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鄫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之强僭四年而朝孰與周鄭之交質繻葛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弑父之大變故謂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亦齊末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絶於幽王平王之世詩下降於國風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有言子嘗曰吾其為東周乎葢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又言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説雖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

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簒弒之禍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難言者夫子垂典法於萬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有微文顯志焉或曰禍基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傷隱之賢而誅桓之簒也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為君者也宜為君者而誅其簒何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為公不言其為攝攝經無明文也非攝而覬過弒焉其為簒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

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為於王法所不得為則桓之弑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絶之令以其深絶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令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蓋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犯于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

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刻責之追詬其所為曰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既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為盛德以篡奪為固然將陰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為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為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惡亦未著春秋之作將以獎善戒惡耳惡者猶欲進之於善況非惡之尤著者乎惡未著

而被之以成父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度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簒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隱不書即位者不成其為公也不成其為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是豈然與凡即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陸氏淳誦說之余嘗求其義矣知隱之不即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此例也凡先君遇弒則嗣子縻

即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莊閔僖三公是也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意欲為君故黨於賊而行即位左氏不達其意曲為其說而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

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正即位繼弒不即位之說當矣至其闢左氏所云莊閔僖之不即位辭尤辨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因左氏公穀之說者余故以為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即位攝也而公羊以為何以不言即

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穀梁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攝既與經違而公穀以為成公之意志云云者是公既即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國之心而隱實未得行即位之事不得行即位之事而即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為成其意志乎是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

於後世而遂失聖人所以作經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即位者隱自不行即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不得而削也及觀趙氏汸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蓋隱公之即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得而益之趙氏之說有以得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合於吾心也明乎此而後知

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而弑之夫子是以傷其賢而誅其簒春秋之始紀隱公而善善惡惡之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為聖經也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恒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不敢有谿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叙春秋之所以始為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妄生穿鑿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冕有十二旒服有十二章春秋紀十二公逆而推之

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為戒也

書錢氏春秋論後

紅丸之案孫愼行引春秋許世子事直攻方從哲名之為弒魏大中繼之而其辭加甚矣錢氏遵王為春秋論自跋其後曰進藥之獄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臣不為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丸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

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習以為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斯亦可謂原情之論者矣故其論曰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傅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然於梃擊移宫之事則論曰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誇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夫夫人姜氏通於齊侯致有公子彭生之禍所謂罪大惡極凡為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吾夫子猶隱其辭而不斥言其事鄭貴妃之於神宗李選侍之於光宗可比姜氏之於桓公乎否也梃擊之於光宗移宮之於熹宗罪狀未明深文周内取淫慝凶亂之事同詆並

讖是以春秋之獄辭傅光熹之律令也光宗阨於鄭氏終其世未嘗出一惡語可謂孝子仁人矣熹宗沖人闇弱始因臣下之煩言搆怨李氏至為手勅顯布外庭嗚呼薄矣而乃引耿育之言以為口實明之鄭李漢之趙昭儀其本末亦不齊矣而欲以此附春秋之義又庸有當乎蓋常易其心而求三案之是非君子小人互有得失不有璫禍借三案以殺人則君子之所謂得者未必是小人之所謂失者未必非惟姦璫殺人則借三案而

一時畏禍趨利之徒亦借三案以為緣於是乎君子小人之目判然如白黑之不可混淆而鄭李之罪惟恐其不明彰大著於天下是故成鄭李之罪者始於諸君子而終於魏忠賢也忠賢之亂政亦鄭李之不幸也而自諸君子發其端是可為痛惜也已余因覽錢氏之論而聊述其義後之君子其不以余之言為非而不惑於當時門戶黨朋者之說則千秋之是非得失必將覈其寔而無為徒狥其名矣

古今易說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焼書以卜筮獨得存最為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為淆亂視他經為甚焉樂既散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卒不為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頼諷誦以存雖不無残脱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為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為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

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
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
經文葢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
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
顔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葢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
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為
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
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増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為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卦十序

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之言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閒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篇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剌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閒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

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戸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蓋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論焉

皇極數說

理數一也岐而二之者非也言理不言數此近世學者

之適病然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曰理數一也邵子於數精矣世之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解姑曰易之為書理而已矣數非所尚也豈不悖哉皇極之數世失其傳嘗殫心研索積數年之勤以求之恍若鬼神之來告焉已復參之書冊遂無弗悉合者故於理數之際有可得而畧言者焉大傳謂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大哉言乎皇極之數斯當之矣蓋河圖之數生於五而成以十此數之始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而後謂數之極易

逆數必極其萬而千千而百百而十十而零之數而後謂極其數也既能極其數矣而後天下之象定焉夫見天下之賾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之謂象象誠天下之賾者哉天下之賾極之至於萬千百十零而天下之象定之止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此十數者又止用其四焉是天下之象四象焉盡之矣故曰定也其法以數求卦上卦動以動因十以卦因零下卦動以卦因十以動因零再加卦數爻數而先天之數成矣通計

萬千百十零之數去萬以千百十零為元會運世是為四象而五行生尅吉凶斷焉以乾卦言之六陽策數二百一十有六如五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十有六為本數五爻加五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是為以動因十乾位一加一原策數為數二百一十有六上下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五爻加五為數五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二百三十有九是為一二三九也如二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十有六

為本數乾位一加十原策數為數二千一百六十是為
以卦因十二爻加兩原策數為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
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二爻加二為數二是為以動因零
通計二千八百一十有二是為二八一二也以坤卦言
之六陰策數一百四十有四如六爻動是上卦動也以
原策數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
數八千六百四十是為以動因十坤位八加八原策數
為數千有一百五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六

上爻加六為數六是為以卦因零通計九千九百五十八是為九九五八也如三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坤位八加八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以卦因十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有六三爻加三為數三是為以動因零通計萬有二千一百一十有五是為二一一五也以坎卦言之二陽四陰策數百六十有八如四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六十

有八為本數四爻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七百二十坎位六加六原策數為數一千有八上下坎位各加六為數十有二四爻加四為數四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七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七九一二也如初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六十有八為本數坎位六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千是為以卦因十初爻加一原策數為數百六十有八上下坎位各加六為數十有二初爻加一為數一是為以動因零通計為數萬有四百

二十有九是為〇四二九也以離卦言之二陰四陽策數百九十有二如上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十有二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以動因十離位三加三原策數為數五百七十有六上下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上爻加六為數六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一萬二千三百是為二三〇也如三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十有二為本數離位三加三十原策數為數五千七百六十是為

以卦因十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五百七十有六上下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三爻加三為數三是為以動因零通計為數六千五百三十有七是為六五三七也如三陽三陰之咸策數百有八十為本數上爻動以動因十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以卦因零兑位二加兩原策數為數三百六十上兑位二加二下艮位七加七為數九上爻加六為數六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三百五十有五是為一三五五也初爻動以卦因十艮位七加

七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二千六百以動因零初爻加一原策數為數百有八十上兑位加二下艮位加七為數九初爻加一為數一通計為數萬有二千九百七十是為二九七〇也如五陰一陽之復策數百五十有六為本數四爻動以動因十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百四十以卦因零坤位八加八原策數為數千二百四十有八上坤位八加八下震位四加四為數十二四爻加四為數四通計為數七千六百六十是為七六六〇也

三爻動以卦因十震位四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百四十以動因零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四百六十有八上坤位加八下震位加四為數十二三爻加三為數三通計為數六千八百七十有九是為六八七九也推之至於他卦悉準此法先天之數無遺義矣

三正說

夏書三正傳謂為天地人之正道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孔穎達謂三正為三才按三正之說生於三

律成於三統漢書律歷志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蔟為人統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

為地正太蔟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
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
故三正之說生於三律成於三統者謂此也孔氏以三
正為三才未知所據易大傳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
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夫天下之事物義則可以兼道
名不可以假借若非然者是周易可以言三正尚書可
以言三才今既言三正矣而以三才釋之未見其可也

自是以來解者紛然其未有定矣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使其果為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也按蘇氏有言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有以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王氏辨之謂堯之授時以寅為正月舜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為歲首至周乃

以十一月為歲首堯舜之前安有丑正子正乎按鄭康成謂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正月上日者未即位未改堯正也月正元日者即位之後乃改堯正也孔氏不取其說謂先儒王肅諸人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歲二月傳言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按傳云班瑞之明月並不言寅穎達直謂以此為建寅之月是其臆說非傳意也若夫王氏之辨襲穎達之說吾無取焉又謂漢

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然則建寅之月經內曾有此乎程氏大昌云創建丑子惟商周耳自唐迄夏即皆建寅高堂隆謂舜更堯歷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夫舜首歲以子堯首歲以亥雖不見於詩書而謂自唐迄夏即皆建寅者果詩書之明文歟詩書既無建寅之說而謂皆不與詩書合者果何所指與此其說皆祖禰穎達與經背馳而尤其甚者王耕野氏讀書管見云總棄三正以為子丑寅之正不

知王朝頒朔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為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絶之也按王氏此說較諸說為優似可以折吾之說者請得與辨之王氏云止頒寅正固矣而經言三正者特以三正命於天而行於人者也有扈氏不畏天不恤人故雖頒寅正而兼言三正者正

所以深責之也王氏云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夫王氏之說誠善矣然經所謂怠棄者正以其不畏天不恤人兼三正之義以深著其罪故謂之怠棄云爾衆言淆亂若此則盍不觀朱子之言乎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又語録云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當初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在子會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在丑會又一

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在寅會邵子於寅上方注一開物字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皆可以為正蔡氏沈習聞此說故集傳謂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寅之建唐虞之前嘗已有之蔡氏斯言可謂得之矣至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林氏之奇尚書全解云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此蓋模稜之言宋人如此者甚衆皆不足與辨者以林氏於尚書最有名故及之自漢唐迄宋元碌碌

者無論已其為說之最著可以害經而惑世者故取以致辨焉

方澤壇左右辨

王者南面以聽天下宫室廟庭罔弗南嚮故古北郊位皆南嚮無北嚮配位皆西嚮宋政和間用北牖答陰之義始改地壇位北嚮而太祖配位東嚮蓋壇位既北嚮則西為位左方配位居西東嚮是左昭之義也南渡後壇復南嚮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用宋政和制地祇北

饗祀典考曰配位居左既曰左則宜東饗明矣王圻續文獻通考載嘉靖初年祀方澤儀注云配位西饗當是時猶未用政和之禮也其西饗也固宜今壇制沿明舊而用儀注西饗之文不察配位居左之義夫今之方澤非嘉靖初年之方澤是用政和禮改建之方澤也壇位既非饗矣而仍以東為左以西為右則是尊昭也而顧使居於穆次穆也而顧使居於昭以昭居穆以穆居昭者是有司失考昧左右之義矣蓋東與西為定位左與

右為虛名配位之或東或西從壇位之南嚮北嚮也北嚮之東乃南嚮之左非北嚮之左也北嚮之西乃北嚮之左也故方澤北嚮宜取左而居西嚮東不宜仍從南嚮取東而居右也今位西嚮是居南嚮之左非居北嚮之左矣按禮昭穆昭南面穆北面昔之所謂南北今之所謂東西也今之所謂左右昔之所謂昭穆也是左為昭右為穆也若宜東嚮而西嚮是宜居左而居右矣是以右為昭而左為穆矣由是位不得不東嚮則宜穆而

乃昭矣當時禮官怱左右之位執東西之名以有定之東西冐無定之左右其於昭穆之義果皆合歟否歟於愚心竊有未安也當俟諸議禮之君子焉

春秋齊桓晉文說

古者建國親侯列爵惟五而統於一尊大小相維厥有常制而强凌弱衆暴寡挾天子以令友邦率羣力以侮孤國此三王之罪人萬世之所公惡也是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夫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其故

何哉武謂隱桓之世王室卑而齊伯興春秋之所由以始定哀之世中國衰而晉伯廢春秋之所由以終若是則春秋為奬伯之書喜其興而懼其廢也夫竊天子征伐之權挾諸侯以會盟之事名為尊王實以自雄開兼并之漸兆禍亂之原聖人謹微防患之心不如是其疎也春秋懼亂而作桓文之事聖人之所大懼也是所由以書也不然者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朝會盟聘圍伐滅入無有不書而獨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者豈真有慕於伯者之為哉或曰方伯得專征伐是天子之所與也然不請於天子而主盟擅討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土地無王之甚矣春秋豈與其無王者哉其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嚴首惡也是春秋之旨也

春秋明天道說

春秋以禮樂征伐之權歸於天子凡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私相朝私侵私伐斵殺者春秋皆罪之夫禮樂

征伐之權天子有之雖天子亦不得而自私之也天之所命要當以天事行之故春秋者天道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又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是天之所命天子亦不得而私之也而有一人之敢衡行敢作好惡作威福是謂逆天故凡春秋之所誅天之所誅也故曰春秋天道也漢以來說

左氏者以為春秋周公之志周德衰典禮喪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偽正其典禮上以尊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為公羊者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甚則以為黜周王魯也為穀梁者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三家之說穀梁近於理而未得聖人之心後世遂有以天命為不足畏者是使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也春秋之時王者徒擁虛

號於上勢不若一執國命之陪臣春秋於春正月既以繫之於王其意以為天下習見王者之不足尊也又尊其名曰天王天下敢不尊王有敢不尊天者乎是可以見春秋之志也夫會盟朝聘侵伐刑殺之權攘竊之既久馴至於弒逆原其始皆無王之一念為之而春秋曰有天在焉天在斯王在也亂臣賊子之敢於推刃於其君父者以謂無天耳今曰天王是王可無天亦可得而無也耶天卒不可得而無是王卒不可得而無也故曰

春秋之志也其他日食星變水旱雨雹冰雪孛彗凡關天事者尤致謹焉傳曰聖人以天自處故聖人者一天也春秋一天道也

春秋因事約文說

天地之道易簡而已矣聖人之道法天地而已矣易傳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見之於行事者謂之行見之於口見之於書者謂之言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為深切著明也然則春秋者聖人之

言王公卿大夫之行事而即聖人之行事所由寓焉者也聖人之言行無有不本於易簡者况其制作之書乎孔子生當文勝之時嘗自歎曰文勝質則史古者天子有史官列國有國史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牘當其盛也無飾行無支言彬彬然文有其質者杜預所謂舊典禮經是也平王之世隱公以來官失其守史所記注皆違舊章是孔子之所歎也是文勝其質者也孔子取魯史記因事約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

言之間文髙而㫖逺辭少而義詳要其意歸於易簡而已矣傳春秋者左氏公穀鄒夾其後遞相師授為論注傳疏者百千人何休所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者也其辭愈費而聖人之意愈隱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費辭至百萬之多而猶有所不解使其上叙二千四百三十二年之逺其辭之費而不解者又焉有窮乎夫天地無終極者也二百四十二年其間一旦暮耳由無終極以後以紀無終極以前其辭之費

不知又當何如也然則春秋之作聖人之慮在萬世者也豈真為旦暮之間而然歟故後世不達春秋之意不可以為史不知易簡之道不可以達春秋

春秋為史法説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謂之經也有史官之史未經筆削之春秋是也有聖人之史既經筆削之春秋是也聖人之史古無此體乃夫子斷自聖心創為義例為萬世不刊之史法也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

周公之志以為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為遵周公之制則不可柳宗元言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曽不知侵伐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柳子可謂知言矣故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也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經名之經者其意主於尊聖人而後世遂專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為聖人之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有達例有特筆達例者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聖人之特筆如化工

之生物不必駢枝儷葉節節而生之而全體已具史官之達例欲圖日月而繪天地不已難乎曰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後之為史者以春秋為法可乎曰奚為而不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才則妄也曰然則如之何曰姑為史官之史焉烏知後世不有聖人者出與

古不修墓辨

孔子葬母於防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劉向曰蓋非之也又

言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槖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謂為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噫亦過矣凡向之言特借以成其薄葬之説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夫以人子之葬其君親必令後世無丘隴之可尋恒人之情有不安於此者矣而謂弟子之修墓孔子非之則尤為不知言而昧於聖人之所為也儀禮筮宅曰度兹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則又卜之曰考降無有近悔及葬實土三其

慎如是孟子所謂盡於人心也古不修墓之語殆猶無有後艱無有近悔之義乎墳雨而崩蓋孔子傷之也非非之也向之言何其過歟康熙庚申閏八月晦日書於百鶴新阡丙舍

午亭文編卷二十二